

文史别记

李恭著



天马出版有限公司

文 史 别 记

李 恭 著

天马出版有限公司

翻印必究



版權所有

文史別記

著者：李 恭

責任編輯：李友杭

出版發行：天馬出版有限公司

地 址：香港上水新成路一百二十三號三樓

電 話：二六七〇六六三三

傳 真：二六七〇一三八二

印 刷 者：蘭州禮彬文印有限責任公司

開 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 張：5.25

插 頁：2

定 價：港 幣16.80元

人民幣16.80元

二〇〇六年六月初版

ISBN 962-450-433-4/D • 50113



李 恭 遗 像

李君是六壬中春於北京講演時為
未識其名而見其圖以知我矣既
南適左久未通書今日方得手示如
再遇叔人也此次因學講習會應於
陰曆八九月間開辦以海堂刻而未
成叔頃請必深秋也 是秋于暑似未
蘇暑假中却非講習時期如欲乘此
空隙執綏問難亦未可簡章一通

章炳麟函

題由附上印希察入山向興所及社
章炳麟句 五月十七日

自序

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

《世说新语》载魏武才不及杨修，而以杨修之“曹娥碑”别记为验。吾才雄心忍不及阿瞞，发言陈辞弗逮德祖，名曰“别记”者，不敢僭文史家之称号云尔。章实斋谓“六经皆史也”，吾亦有取焉。

目 录

文史别记.....	1
【附录】	
论学.....	139
论文字之演变.....	140
论音韵.....	141
论反切.....	142
论方音（一、二、三、四）.....	143
论复语.....	148
读《音学辨微》.....	154
疏通诗韵阻塞.....	155
《音韵学源流考》叙.....	158
后记.....	159

陇右人恒以“闰腊月”为不常有，有则必属凶年。宋嘉祐三年闰十二月，京师大雪，民冻馁而死者十七八。

《辞源》“帖子词”条云：“宋时八节内宴，翰苑皆撰贴子词，如欧阳公、司马温公集中皆有之，今所传皆七言诗句为多。”末句不通，应改云“今所传以七言诗句为多”，则“阳进升君子，阴消退小人，圣君南面治，布政法新春”，不能划诸贴子词外也。

凡古籍所引“传曰”者，乃古代相传之语也，不能斥指出自何经何史。

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附编褚先生引传曰：“美言可以市，尊行可以加人。君子相送以言，小人相送以财。”老子尝言之，而又见于《礼记·檀弓》。

楚汉相争，项羽之勇悍仁强，远过汉王。然终胜负异数者，项羽不能任属贤将，而汉王能反其道而行之也。

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 信曰：“且汉王不可必，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，项王怜而活之。”

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：“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，因自讼独不得大官，欲求试用，其言专商鞅、韩非之语也。”按朔著论，固颇采韩非之言，如“时异事异”之类。然亦祖述荀卿之说。李斯、韩非同学于荀卿。《答客难》引传曰：“天不为人之恶寒而缀其冬，地不为人之恶险而

辍其广，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。”“天有常度，地有常形，君子有常行。君子道其常，小人计其功。”

“《诗》云：‘礼义之不愆，何恤人之言！’”皆荀子《天论篇》语也。

秦尚功利，益之以淫侈，故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。汉承秦弊，力从俭率。孝文帝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身衣弋绋，足履革舄，以韦带剑，莞蒲为席。兵木无刃，衣赆无文。集上书囊，以为殿帷。以道德为丽，以仁义为准。于是天下望风成俗，昭然化之。至武帝时，天下侈靡趋末，师古曰：“末谓工商之业”。百姓多离农亩，东方朔上书谏之。

今世之口谐辞给者，多失之轻薄浮夸，不务修行，以视东方朔则有愧矣。朔熟于掌故，且时以修身敏行自勉，其言曰：“使苏秦、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，曾不得掌故，安敢望常侍郎乎？”又曰：“苟能修身，何患不荣？此士所以日夜孳孳，敏行而不敢怠也。”

《周礼·保氏》：养国子以道，教之六艺。六艺者，礼、乐、射、驭、书、数也。礼乐，德育也；射驭，体育也；书数，智育也。汉武帝初即位，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，待以不次之位。见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。方正贤良，有德者也，有文学材力，智育体育兼修者也。

宋庆历初，仁宗既复四谏之职，拔英俊贤能材德之

士，并进于朝。材德并重，自古而然。

论者谓孟子性善之说，全本于孔子之赞《易》。孔子赞《易》曰：“利贞者，性情也。六爻发挥，旁通情也。夫利者，变而通之也。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，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。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因己之好货而使居者有积仓，行者有裹粮；因己之好色而使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。”孟子据以为性善，盖深通于《易》而知乎礼之原也。焦循《孟子正义》。然则欲发明一家之道，必深通乎一家之书；欲发明百家之学，必周知夫百家之书，若荀子者殆知礼而不通《易》者乎？

孟子述契敷五教，曰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”《滕文公篇·上》汉唐儒者，不以五达道为五伦，《中庸》曰：“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妇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，五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”不使孟子人伦阑入一字。孟子所言，必战国相传，别有如此。大来曰：“孟子所言人伦，在春秋时已有之。《论语》子路曰：‘长幼之节，不可废也。君臣之义，如之何其废之？欲洁其身而乱大伦。’则亦以君臣长幼为人伦之二矣。曰古经极重名实，犹是君臣父子诸伦，而名实不苟。偶有称举，必各为区目。”余谓古人议事，原无一定。卫石碣称六顺，是君义、臣行、父慈、子孝、兄爱、弟敬。盖卫君方昵嬖人，夫妇之际，所宜深讳。《春秋》文十八年《传》史克所说五教，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。殆一如石碣之有所讳欤？

中华人民造国之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余拜谒印光法师于苏州报国寺。时恭寓苏州，从余杭章先生学。法师曰：“宋儒程、朱之于释氏，既入其室而操其矛矣。然改变其言，以为六经、孔、孟如是，是想入文庙享千秋血食也。好名之念，害人至于此极，可慨也夫！”恭按：朱子撰《周易参同契考异》，自署“空同道士邹訢”。盖以究心丹诀非儒者之本务，故托诸度词耳。邹本邾国，其后去邑而为朱，故以寓姓。《乐记》“天地訢合”。邾《注》云“当作熹”，故以寓名。

孟子论为国之道，曰：“民事不可缓也”。夫所谓不可缓者，当以政督趣，教以生产之务。以国情言之，播百谷以裕民食，实为刻不容缓之图。于古已然，况今农村凋敝，民事维艰之际乎？

杨恽《报孙会宗书》云：“安定山谷之间，昆夷旧壤，子弟贪鄙”，韩愈《送董邵南序》云：“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”。夫人才随土风为转移，曾湘乡已慨乎言之矣。见《劝学篇》。余足迹半中国，所至之处辄作淹留，少则一年，多则五年十年不等。夷考其民性，或发强刚毅，或谄佞奸贪。史籍之所载，与民口之所传，无甚异趣，观民风者岂可因有忌讳而不书哉？

汉人喜以“延年”、“延寿”命名。李延年、孔延年、杜延

年、田延年、严延年、乘马延年、解延年、焦延年、毛延寿、张延寿、韩延寿皆西汉人也。东郭延年、甘延寿，东汉人也。

汉元凤中，稻田使者燕苍，知上官桀等反谋，以告杨敞。敞素谨畏事，不敢言。乃移病卧，以告谏大夫杜延年，延年以闻，苍、延年皆封。敞以九卿不辄言，故不得侯。迨后霍氏谋反，敞子恽先闻知，因侍中金安上以闻。召见言状，霍氏伏诛，恽等五人皆封。夫有官守有言责者，值国家危急之时，当竭忠诚以谋国，发谏论以匡时，固不宜噤若寒蝉，袖手旁观也，封侯与否，不在意计之中，干父之蛊，即所以纾国难也。

孟子曰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”时贤或谓是乃往昔以宗法家族主义为准之道德教条，不足为今日以民族主义为关键之道德标准也。且为之说曰，是不独从民族主义的见地不复适用，即从科学的见地亦解不通。依民族主义，吾人应求民族之持续而不应求个人之血传。如吾人中有先天或后天的重大恶疾，足以遗子孙以无穷之害，则此人必须无后，而非不孝也。其次依科学，吾人如因先天遗传关系或后天因公因工作而致之伤害，致不能生育，则此无后乃必然者，又何不孝之有？见万异君《抗战建国与道德》。其持论踳驳，不待智者辩也。夫孝为百行之本，至道之极；亲为家族之主，民族之基。凡能以顺移忠，立身扬名者，始可与言孝弟，亦即民族中之优良分子也。何以故？以其

有伦尽伦者，斯乃有职尽职也。若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，而不能推恩，即有妻子必不能保，在家族为不孝，对民族为不忠，奚待不娶无子，绝先祖祀，而目为大不孝乎？明胡广等奉敕撰《四书大全》，引赵岐于孟子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《注》云：“于礼有不孝者三事，谓阿意曲从，陷亲不义，一不孝也；家贫亲老，不为禄仕，二不孝也；不娶无子，绝先祖祀，三不孝也。三者之中，无后为大。”至于因有重大恶疾，或因工作而致伤害，不能生育，是未凛然于父母全而生之，己当全而归之之训也，先民已责其不孝矣。是何也？以其将绝个人之血传，断民族之持续也，复何必以科学理论律之哉？

稗官野史、小说弹唱家之讲述，往往有虚构事实，铺张言辞，以自抒情而使人快读者。执正史以纠正之，固嫌其迂；据之以补充正史，更失诸诞，研究文史者不可不察也。例如昭君出塞一事，《汉书》与《西京杂记》不同，《西京杂记》与《汉宫秋》杂剧又不同。《汉书》与《西京杂记》记载不同处，止增出画工图形一事，未言画工何名。名之为毛延寿者，后人所增饰也。至《汉书》与杂剧不同者，则有三事：元帝未尝前见昭君，而剧文则谓已见而幸之矣。昭君嫁单于，生有子女，而剧文则谓其自尽。呼韩耶实以郅支既诛而求亲于汉，剧中则谓其强盛，汉不能敌。浅学者流，未曾细读正史，竟依据杂记杂剧传述昭君和蕃事。在今日固不能谓损大汉之天声，启异族之覬覦，要亦为研究文史者之大病也。

北周吏部尚书韦世康问刘炫所能。炫自为状曰：“《周

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公羊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孔、郑、王、何、服、杜等《注》，凡三十家，虽义有精粗，并堪讲授。《周易》、《仪礼》、《谷梁》用功差少。子史文集，嘉言美事，咸诵于心。天文律历，穷核微妙。至于公私文翰，未尝假手。”吏部竟不详试，除殿内将军。怀才者不得试用，古今人同一慨也。

《隋书》云：刘炫字光伯，河间景城人。炫“左画方，右画圆，口诵，目数，耳听，五事同举，无有遗失。”读史者每以此为虚诞，恐无其事。第以今之技术人材例之，炫岂希世之流哉？

老子曰：“唯之与阿，相去几何。”今人多不能瞭解，是因未联贯下文而深思也。善与恶相对，下文云：“善之与恶，相去何若。”唯与阿别词。唯者，恭应之辞也，颜师古《汉书注》云：“唯唯，恭应之辞也。”其声急；阿者，曼延之应也，其声缓。《老子》旧《注》云：“唯与阿迟速小异。”又按阿有延长之意。参看《诗·小雅》“隰桑有阿”郑《笺》。

《笺》。诺亦应也，其不同于唯阿者，唯诺统言无别；析言之亦有急缓之分。段玉裁说。缓则不敬矣。《礼记·曲礼》云：“父召无诺，先生召无诺，唯而起。”《注》云：

“应辞，唯恭于诺”是已。阿则更缓矣，对上则曼延应之，以示阿谀；对下则曼延应之，以示轻慢。《集韵》于阿有慢应之义，可据以了解《老》矣。

“子击磬于卫，有荷蓐而过孔氏之门者，曰：‘有心

哉，击磬乎？”注家谓有心哉，善其音有所病于世。病犹患也，忧也。夫子感时衰乱，其心一寓于音。荷蕢闻知其声，故善之也。呜乎，今兹为何时乎，岂非中华民族存亡绝续之秋乎？国难当前，全国高谈节约救国，节欲运动，而读书者不明“甘节为吉”，“苦节不可贞”之精义。见《周易·节传》。从政者无布衣帛冠，忧勤惕厉之决心，举目尽是履声囊囊之老臣危素，求一正气凛然之文天祥而不可多得，岂得谓之有心哉，岂得谓之有心哉！有心者，率多能养天地正气。

今人恒以心有馀而力不足以自卸其为群众服务之责。呜呼，是乌足以自遁哉！余谓爱群之心有如喷水器，利群之力有似水。水有时而竭，喷水器之机能固仍存在；利群之力有时而竭，而爱群之心宜亘万古而常存。《旄丘》之诗曰：“必有与也”，“必有以也”。《毛传》：“言与仁义也”，“必以有功德”也。《正义》云：“据其心为仁义，据其事为功德。”是言有仁心者，即有仁政，不容稍假也。若喷水器之机能损坏，则生心害政，成害群之马矣，何足道哉！

《春秋》之义，责备贤者，此历代史官应守之通义也。正上可以化中，可以规下，理无或爽。领导群伦者不可不自尊自重也。

《礼记·月令》：以季春“聘名士，礼贤者。”此乃

厉浊激贪之要务，非率天下人皆高蹈远隐也。且孔子称举逸民，天下之民归心焉。盖言为政之先，在举漂然有节概，知去就之分者以临民也。屈节者即不得称名贤，贪污者何足道哉！

唱曲贵能使人消释烦闷，和悦性情，通畅血气。而今之唱曲者，故意做作，高低轻重，添减太过字面，是以多轻薄淫荡之声，乏矜肃空灵之气。乱政伤民，莫此为甚，建国治民者当注意及之也。

清末洪汝奎 琴西 曾文正公称为畏友。其孙怀祖发言吐辞，似能继绳祖武。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

赵子昂论曲云：“良家子弟所扮杂剧，谓之行家生活。娼优所扮，谓之戾家把戏。”盖以杂剧出于鸿儒硕士、骚人墨客所作，皆良家也，彼娼优岂能办此。故关汉卿以为非是他当行本事，我家生活。他不过为奴隶之役，供笑献勤，以奉我辈耳。子弟所扮，是我一家风月。虽复戏言，甚合于理。臧晋叔《元曲选·序》云：“曲有名家，有行家。名家者，出入乐府，文彩烂然，在淹通闳博之士皆优为之。行家者，随所妆演，无不摹拟曲尽，宛若身当其处，而几忘其事之乌有，能使人快者掀髯，愤者扼腕，悲者掩泣，羨者色飞。是惟优孟衣冠，然后可与于此。”故称曲上乘，首曰“当行”。赵论“造作”，臧说“表演”。论造作曲，名家即是当行本事；论表演曲，名